

〈文明〉



我走在無人的街上。

那是陽光很明媚的一天，葉子墜在地面，灑在上面一閃一爍。我在光明正大的午後，從後面被摀住嘴巴，來不及反應就被拉往陰影的轉角，像似一張鋪天蓋地的布幕，始終來不及看清，便於無氧的急促中昏厥過去。恍惚中，看見一條蛇試圖攀入長滿青苔的窗戶爬行。

我的肛門被硬挺溫熱的陰莖插著，扎實地從地心深處直竄，喚醒了我。

我背著對方，看不見他的長相，呻吟很低、很柔，如同浸泡潮汐的鋼琴，指揮著陰莖抽插肛門的速度與力道。說不出話，他似乎發現我說不出話，更奮力、更用力。似乎是忘了怎麼疼痛，陰莖開始腫脹起來，他的手往前摸，輕蔑地笑了一下。

「有夠賤。」我隱約聽見他這麼說。

粘膩的身體像塗上蜜蠟，聞不出他的汗是否是臭的，他用手捏按我頸脖，我一動也不動，那是充滿愛的動作，就像母貓總是叼著小貓的後頸一樣，防止遭受陌生環境的傷害。我不知道昏了多久，窗外已經沒有半點光源佇足，是一片長苔的玻璃窗戶，汗跡成了涓細的水流，緩緩淌過足踝，黝黑又晶瑩剔透地劃至地板。很冰涼。

他頂到底，才讓我回過神來。我半倚在乾淨的馬桶上，無力地用手撐著牆壁，或許水流是銀色的，往旁邊一瞥，看起來像座落在公園附近的公共廁所，很高級、很乾淨，沒有任何灰塵。只有那片長苔的玻璃窗戶。

那片長苔的玻璃窗戶在這個空間，看起來特別詭譎。

說不出話。

我突然判斷不出，是真的說不出話，還是不想發出聲音。

他俯壓我裸著的上軀，像對待小貓般安撫：「會痛嗎？會痛我就輕一點。」
會痛嗎？

其實有點痛。我發不出任何聲音，無能徵求任何回眸，但感受得到他的動作含有養尊處優的細緻與優雅，譬如不粗糙的皮膚，緊貼在後背的肌肉線條，貼身且輕柔，細膩在不經意的動作上，像輕握我勃起的陰莖，以溫柔的掌來回撫著我的骨肉。

在這越來越暗的狹窄廁所，我無法分辨，我們正在做什麼事情。他的手是失徒蛇，在胯下與大腿間啃噬敏感的神經，最後扣鎖住我的陰莖，如狩獵般，動彈不得。閉起眼睛，但腦袋沒有任何話語權，被逼迫全心全意去感受他的陰莖正滾燙地在我的肛門裡來回抽插。

「你有戴套嗎？」我出聲發問，這是我用盡全力擠出來的語言。

隨即他用手再次將我的嘴巴摀住，他應該不想要我說話。我的陰莖不受控

制地流出一些汁液，他從我陰莖往上抹，先是腹部，胸部，喉嚨，再來伸進嘴巴。

「吃下去。」他說。

很鹹。那種鹹度就跟豬叉燒泡過湯汁的味道一樣。像前天陪女朋友去吃的鳥人拉麵，辛白湯拉麵，豬叉燒。他似乎感受到我的毫無反抗，動作越來越溫柔。先輕吻我的頭髮，耳朵，頸後，接著將唇停在鎖骨。

這整個過程極為緩慢，彷彿時間靜止了一樣。抽插的動作一直重複。重複像一個尋常的日子，尋常的公廁，尋常的抽插。

這尋常嗎？

他的悶哼一直停在耳邊揮之不去。咚。規律性的鼓聲。咚。是低沉的鼓。咚。乾淨。咚。清脆。聲音驟然停止，他也停下動作。外面傳來一陣吵雜，聽起來是剛打完球的少年們，正在肆無忌憚地聊天。他摀住我的嘴巴，很用力，比剛才所有的行為還要更用力。但我卻感受到肛門裡頭他的陰莖越發腫脹。外頭少年們的尿聲迴盪在這整個公共廁所。他們聊天的聲音聽起來相當愉快。

「你知道剛剛坐在隔壁場的女生沒穿底褲嗎？」其中一位少年說。

「是黑色蕾絲。」隨即迸出一陣訕笑。

「超欠幹。來陪她男友打球，穿這麼短的裙子，還不穿底褲。」

「超騷。看起來就很賤。」

他的陰莖伴隨外面少年的語出語落，像心臟一般跳動著。額間的汗滴落在我的臂膀。你看起來就很賤。他用非常小聲的音量吐在我的耳邊。

「你看起來就很賤。」

我組織不起來他所說的這個句子，直到他又開始動作，才回過神來。那些少年的話語卡在洞裡，我現在就像那位被訕笑的女生，很騷，看起來就很賤。他開始咬噬背部，感受到些微痛楚，但更多的是興奮。

唇邊滿是自己的液體，舌頭殘留著豬叉燒的味道，身子溼熱黏膩。從醒來開始直至現在，我們未曾廝分開來。

我想要離開他，但動不了。

我的思緒跟我的肉殼分裂了。

未曾有過這種感受。不知道從哪個環節發生差錯，耳裡突然嘩嘩響起喻鳴的巨大聲音。好像永遠離不開他的這具身體似。陰莖越發越脹，生物本能的快感在腦袋交織，而他亢奮的陰莖像一根唧筒般來回抽動於我的肛門。

淡雅明亮的公共廁所。我應該就是那片長滿青苔的玻璃窗戶。

他猛然說：「要射了。」

一頂。我的肛門被一陣一陣的溫熱噴湧。這一切都來不及反應。他的陰莖在我的肛門裡，隨著射精一收一縮，節奏如此完美。

那是我聽過最準確的節拍。

原來他沒有戴保險套，是腦中第一個閃過的反應。

回過神來，坐落在牆角，呆滯地望著長滿青苔的窗戶。張望四周，對方早

已經離開。衣物被整齊地疊好擺在一旁，正上方還留著我的手機，東西擺放的方式跟他對待我的態度一樣，很柔，不軟。站起身子，他的精液如水庫潰堤，從我流湧出來。我頹然望著血漬與穢物狼藉的四周。

你看起來就很賤。

他的低語一直環繞在腦中。他精液的氣味飄向鼻子，不是豬叉燒的味道。抽了很多張廁所旁放置的衛生紙，緩慢地擦拭身體。每擦一次，就好像我的某部分消失了一塊。

我穿好衣服，拿起手機，開機。

多通女朋友的未接來電，一些廣告訊息。這才終於想起來，我原本是要去找女朋友的，原本繼續往前走一條巷子就會到女朋友家樓下。

你看起來就很賤。我轉向鏡子，看著自己今天的穿著。跟往常一模一樣，黑色上衣、黑色褲子、黑色襪子、黑色球鞋。跟往常一樣啊。我走向洗手台，打開水龍頭，不停漱口，但不管怎麼漱，豬叉燒的味道都還殘留在嘴巴裡。身體也殘留著他的精液。

我走不出去這間廁所。



事發後的隔一天我去看診，騙醫生不過只是不安全性行為。拿完暴露愛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（PEP），便離開了。

我沒有跟任何人說。

女朋友問昨天發生什麼事情。我說，「睡著了。」

我坐在她的床上，要了一杯水，把 PEP 給吞下去。

「這什麼藥？」

「葉黃素。對眼睛好。」我回答。

對眼睛好。如果以前有吃的話，搞不好昨天還能瞥見那男人的長相。

我將她攬進懷裡，她以前的頭髮有一股清香，是淡淡的檸檬味道，之前聞著聞著，我們就會開始親吻做愛。但今天什麼也沒有聞到，她轉頭輕啄我的嘴唇，那濕潤的觸感讓我想起昨天在嘴邊的液體。我自己的液體，我一陣乾嘔，便遠離她的索吻。

她不太能理解的看我一眼，因為往常都是我饑渴地索取，還記得她的肌膚多麼光滑，她的呻吟多麼悅耳。聲音。但突然想起那男人的聲音，那男人低沉如鼓的呻吟。我不受控制地開始冒汗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她問。聲音輕輕地，像陽光明媚的天氣，她的聲音宛如昨天那片墜葉，在地面一閃一爍。

沈默在靜靜吐菸。無聲地豬叉燒臭味。

我說不出口。一個男的，光明正大的午後。能夠被怎樣？

我甚至開始懷疑這一切都只是惡夢。但背部的皮膚，被那男人啃咬之後，初裂的傷痕終於回憶起疼痛初始的樣貌。我起身，走向陽台。探出去是細長條

的碧綠格窗子，外面是極窄的後巷，燈影昏黃閃爍，好灰暗的夜晚。一隻黑貓悠遁入這一切都顯得狹窄與無路脫逃的黃瞳。

她站在身後，撫摸我的頭髮、耳朵、頸後，涼意從背脊竄入腦袋。一陣風從碧綠格窗子吹進來，一切都感覺如此平常。以前和她做完愛，就會待在這狹窄的陽台，看著後巷聊天。只是今天這個陽台，感覺像昨天的公共廁所。很乾淨、很無瑕。我卻覺嗅出污穢的刺鼻。

尋常的生活在一瞬間就變了。我再也感受不到她對我的吸引力，傷口在撕裂，從溫度開始，原來她的身體這麼冰涼，純潔地像涓細的汗跡，成為晶瑩剔透的水流。我希望能聞到專屬於她的檸檬香，但什麼也沒有。她將手輕輕地停在頸後，正如她一直以來輕輕地對待我一樣，像母貓對待小貓般，不安了就叨著頸後。狹窄又無路脫逃的陽台。

我轉過頭對她笑了一下。開始輕觸她的乳房、腰間，她閉起眼睛，我吻過去，強忍著刺鼻豬叉燒的味道，我伸出舌頭在她嘴巴裡環繞，一顆牙齒連著另一顆牙齒去舔拭，想盡辦法去喚醒曾經對她的慾望，依舊感受不到任何搏動。她的手伸向我的後背，刺痛感油然而生。她的手像那男人不粗糙的掌，很軟，不柔。我發現我更加喜歡那男人的柔。

她的舌頭也是失徒蛇，像男人扣鎖住我的陰莖般，扣鎖住我的舌頭。我被深深的無力感籠罩，但現在卻宛如昨天一樣無能為力，發不出聲音，更無法控制動作。只能閉起眼睛。

她接著往前，先是我的乳頭，腹部，陰毛，再來是我的陰莖。

但我硬不起來。

她似乎呆滯了一下，好似更努力去搓揉，像在扭轉一台過時機器旋轉鈕一樣無力，絲毫沒有幫助。我就是硬不起來。她看我一眼，那個眼神充滿質疑。你一個男的，硬不起來。

我突然有點生氣。

「妳看起來很賤。」我下意識脫口而出。

她瞪大雙眼，不敢相信地望向我，一語不發停下動作。沒有任何情緒在她的臉龐出沒，或許此刻的我懶得解讀，又甚已沒辦法解讀。我們對視了好一陣子，空氣在周圍凝結，我不曉得為什麼會說出那句話，但眼前的畫面又開始旋轉，耳裡炸出嗡嗡。

直到她一巴掌甩向我。

「會痛嗎？」她冷冷地問。

會痛嗎？

那男人的聲音像鬼魂般在腦海迴盪。我全心全意地去感受那逐漸發燒的臉頰，想起那男人滾燙的陰莖塞在我肛門的片刻。同樣的熱度。

「有點痛。」我回答。

我終於能夠擠出昨天沒能講出來的話語，其實有點痛。但為什麼你們都要這般柔軟？貼身且輕軟的掌痕在我臉頰暈開，越來越昏暗的陽台，細長條的碧

綠格窗子，好像那片長滿青苔的玻璃窗戶。

我找不到任何理由去怪罪那男人或她。那男人說了，我看起來就很賤。黑色上衣、黑色褲子、黑色襪子、黑色球鞋，跟往常一樣，或許這個模樣看起來就是很賤。所以我說，妳看起來很賤。因為跟往常一樣。

但我不知道可以賞那男人巴掌。

原來就算看起來很賤，還可以賞對方巴掌。

她轉身進入臥房，用我從沒見過的速度收拾好行李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她家。為什麼要留我在這裡？我呆愣在原地很久，走進臥房。很乾淨，沒有任何灰塵，因為女朋友有潔癖，每次我來之前都會進行清掃。她家現在乾淨得像昨天的公共廁所。白燈。淡雅明亮。

我一直躺在床上，希望她會回來聽我解釋，這個時候我就願意跟她說昨天發生什麼事情，我會告訴她：一個男的，在光明正大的午後。但我很懷疑，誰會信啊？那男人的臉蓋上一層薄霧。

忽然想起那男人在離開前，對我說：「沒有人會相信你的。」

沒有人會相信你的。

我深信語言有某種超脫時空的能力。講出來就會成真。

沒有人會相信我的。

我從床上爬起，看了一下手錶，已經凌晨了，她還是沒有回來。我拿出放在她家的大背包，開始收拾擱置在房間的個人物品，以為很多，其實根本什麼也沒有，零散的內衣褲、幾件衣服、牙膏、牙刷、毛巾。只有這些東西。我把昨天的黑色上衣和黑色褲子丟進垃圾桶，垃圾桶被衣服和褲子給塞得很滿。

我感覺身體還殘留那男人的精液。眼前一片模糊，我是一塊污穢的屍體。或許所有人面對髒污的態度都會像她一樣，聽見了發怒，接著轉身離去，在我說出語言之前。我仰望著日光燈，尋常的亮再也照射不出面容，一切已經太遲了。窗外，屋的對面，一棵大樹在搖擺，我感到無比緩慢的失落。

我走出女朋友的家。下樓。往前走了一條巷子。

走在那條無人的街上。

影子緊貼著地面，月光非常安靜澄澈。藍白無際的天空，有著平穩安然的感覺。影子在月光的照耀下，像昨天公共廁所牆壁的水流銀色，一閃一爍。

沒有人會相信我的。我想。



那天凌晨跟一位很要好的兄弟在外面喝酒。

酒喝起來很像豬叉燒的味道。

街道旁的行道樹像極了人，風吹拂讓它地板上的倒影猶如蛇似一樣擺動，我毫無懸念地踩在不知名的街道身上。安安靜靜地，沒有人群。樹木與路燈井然有序，留下一些遮蔽光害的位置。如我一身黑色的衣著。沒有徵兆。風吹起一陣寒意，彷彿躍進影子般。

前一陣子我覺得你一瞬間變了。他說。

變了？

對。你感覺不太想說話，比起之前。

一片沈默。沈默靜靜吐著菸。又是豬叉燒的臭味。月光反射在他的瞳孔，發現我再也無法習慣凌晨的月光，影子被踩在他的腳下，水流銀色的地面，一閃一爍。我張開嘴巴，閉起，又再次張開。

不是不想說話，也不是不能說話。是無法說話。我奮力擠，卻有點想吐。

他看著我，接著用手捏按我的頸脖。一瞬間的事情，原本只想著：母貓為什麼總是要去叨著小貓的後頸？下一秒便無意識地一巴掌甩向他的臉。他嚇傻了，愣著看我。

後頸的溫度激發了我的記憶，而心底深處已經停滯的情緒被引動，腦袋急遽的旋轉、跳躍，像是被河的一次激怒襲捲而失去控制。如同我的一巴掌。我想起那男人。隔了好久好久，才終於甩出這巴掌。

我不明白，巴掌似乎什麼也沒帶走。

生活一直以來都濕漉漉，原以為我的身體或許就是為了那男人所打造出來的，經歷完全成為雄性動物與陽具過程後，轉身離開的速度卻如此之快，我的欲求與想像都失敗了。我曾認為那是愛，但並不是。

在溫柔的掌之下，丟失的不只是體溫，還有我所有的信念。徹底體會著必然襲來的恐懼。我感到害怕，那些破碎片段異化成記憶的虛假真實，在我的腦海裡重播。我與來自未來與過往的兩個我，在黑暗中依偎著。

視野所及僅是陰濛的寒涼，塵埃構築模糊的氧氣。

對不起。我只能開始道歉。

對不起。

就連說對不起的節奏，都像是那男人如鼓般的悶哼。對不起。低沈。對不起。乾淨。咚。清脆。

他沉默。黑暗在我們周圍靜謐，肉眼可見的路燈上長滿了青苔，沒入黑暗的微弱光線，那男人的聲音伴隨鬼魅飄忽，變成溫馨的囑咐。

我擁有一座鏡面：在轉角陰影的地方。

生命仍持續流動。緩慢而柔軟，流動的像蛇的蜿蜒，在聲音和畫面之間脫皮，最後一切塗去，又再下一個正午烈陽的照射下，生出夢囈。水流銀色在黑暗下微明，飄過鋼琴，長苔的玻璃窗戶，鼓，蛇。

他的眼神澄澈，沈靜的，毫無聲響，好似溫暖的海洋，保留一大塊的空隙讓我呼吸，沒有重力那般溫柔。他並沒有怪罪。那真摯的眼神如此告訴了我，周圍的環境不再寒涼，模糊的氧氣也逐漸明朗。

我問他：「我看起來很賤嗎？」

「為什麼？」他回答。

「我以為我看起來就是很賤。」

「才沒有。」

黑貓，滿片幽靜。可是我已經說不出那天究竟怎麼回去的，那天正午怎麼了，還有那天凌晨怎麼了，什麼都記不清楚，腦中的映像成為萬千片碎，是不是腦中無法組織完整的記憶，就表示事情不曾發生過。

他的聲音像濺起的水花，在我心裡撩起漣漪，我明白他是相當堅定。他站在深夜的街心，一陣無法抑制的哀傷強烈地淹沒了我。他站在那裡，在黑暗的街心像一把燃起的火把，這一刻我要真真切切地記得，要永遠記得。這一刻永遠也不要忘記。我要繼續走下去，因為我知道他會站在街燈下看著我。

記憶在手掌之中，味道在身體之外。野花在他說完那句才沒有之後墜地，路燈照射前落下一款輓歌，我開始追思殘酷的午後，淡雅明亮。青苔是卡在邊緣的垢，如同我總在正午長眠，於凌晨睜開了眼。

腳底下的柏油路地板，應該要像畫，畫的背後都藏了很多裂縫。但如今柏油路地板，在眼睛裡映射出平滑，沒有裂縫，彷彿它本來就長得如此。

才沒有。

應該要相信這句話，還是不該相信？語言真的有某種超脫時空的能力嗎？

柏油路開始產生裂縫，像水彩滲透了紙張，留下字跡模糊的油墨，世界突然變得太過清楚，我被困住了，被關住了。原有的邊界開始消失，完全失去輪廓，他張開雙手，我靠著他的胸膛，是另一種熱度。不是腫脹的陰莖在肛門裡頭，不是臉頰的掌痕，不軟，也不柔。

心臟攤平在路燈火下。淡雅明亮。一閃一爍。

我不知道我們相擁多久。

他什麼話都沒說。